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諸儒類 明儒



洪武初多明理之儒皆宋元之遺也宋景濂劉文成陶姑孰皆分儒之一脉者也然而文成爲優矣景濂多可少否有體而無用學問亦雜姑孰則長者而已文成有體有用天姿明徹卓然不惑于二氏天說二篇直窺見理氣源頭幾幾乎入宋人之室然而文成未嘗講學也未嘗自謂儒者也天姿而已矣使文成得師友之傳加以學問之功其顏孟之流歟

陶安字主敬  
會稽人元  
時爲明道書  
院山長明初  
爲江西行省  
卒封姑  
孰郡公

劉文成天姿更勝王文成。劉未嘗講學而不惑二氏。王終身講學而出入二氏之中。以是知其不及也。其用處則王聰明。劉劈實。若使爲相。劉則鞠躬盡瘁。有孔明之風。王則張良李鄴侯也。

劉文成一生出處行事亦無可疵。皆與道暗合。欲不謂之儒不得也。雖嘗事元復事明。然其心事則一以救民爲主。非愛功名也。其詩集中有長歌續短歌一首。具見心事。予于詩鑑論斷中頗發明之。

劉文成以功名掩其學術。然予謂伊呂當此時亦不過如此。聖賢學問原主于行道救民。非必沾沾講貫如王文

成于寧濠軍旅時亦與門人講學而後謂之儒者也。今人但知以天文術數推文成而不知其事事皆合于儒。劉文成與孔明極相似。然先主取劉璋。先儒以爲此孔明之失。所以不得爲純王。若文成則一無可疵議。

劉文成著郁離子。無一語不是肝衡當世。然所見頗近。謂救時之才則可以云王佐。似當再進一籌。方正學則井田封建大有王佐氣象。但猶未練達。其行周官處俱未得緩急輕重之宜。奇士當老其才之語。此真正學對針。乃當建文之時。其才猶未老何耶。

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敬服。但削奪諸王一節。人頗

以爲疑以爲以董仲舒之才而建晁錯之策不無類于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間多言當時削奪諸王傷殘骨肉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爲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而啟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黃齊之謀此其所以不白于後世乎予于詩鑑中亦特表明之

孝孺十族何妨之語似爲過激爲忠臣而不得爲醇儒以此曰此際應之當何如曰當云忠義臣之職刑罰君之事後世自有公論

懿文賢太子也監國憂勞幾二十年孝孺久侍太子有相知之素以太子仁厚之質而又歷練老成使天假之年主臣相得則成康之治可幾而天命不齊致茲乖舛豈所謂殺運未除耶

明初儒者多從許魯齋一派來故曹月川語錄絕似許魯齋其躬行亦相似以此知儒者寧可行過乎言質過乎

文 曹瑞字正夫沂州人

如月川方可謂之真教官方可坐明倫堂方可稱爲師表夜行燭一書雖不傳然只此便是喻親于道

吳康齋學問雖未見卓然然當時詆排亦太過總是盛名

難居以風氣初開故也嘉隆之際雖妄行妄言之徒無不自以為聖賢世亦以之為聖賢矣

吳康齋見耕耘者曰只此便是贊化育此語非有得者不能道

吳與弼字子傳居康齋崇仁人

吳康齋之聘李文達為相周旋其事然文達古襍錄不載康齋事其所許理學惟薛大理蓋文清時為大理卿也則康齋之不厭眾望可知然文達所錄止及人之長而不及人之短足見此公相度其于尹直度量相越不啻天淵矣

薛文清理學亦自許魯齋一派來故其語錄絕似許魯齋而其錄中贊許魯齋亦不遺餘力總之行過乎言質過乎文故當時之人一無遺議其誠足以動人也論語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文文清諸人有焉

薛文清云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敬天者妄也儀自丁丑志學之初作格致編以自考即以敬天為入德之門而曰敬天者敬其心也敬其心如敬天則學無不誠而天人可一矣先生之言可謂先得我心文清云為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予作格致編亦一從天理人倫做起蓋前此曾行了凡功過格覺得都是分外故也

予自庚辰初見得理一分殊四字。受用不盡。以爲天地萬物萬事無一處無理一分殊。自謂獨得之秘。及讀整庵先生困知記語。若合符節。今讀文清錄語亦如之。又宋金履祥誨其門人許謙亦言天地間道理只理一分殊。乃知道理至極處先賢開發必無餘蘊。所爭者工夫至與不至。識與不識耳。

文清得力靜處多。故其語錄多論道體之言。

文清只是一誠。更無他做作。故其被難能使王振麤下之人亦涕泣而救之。

白沙被名而出。人多以爲非。張汝弼作詩譏之云。多少高

人眠不着。鷄鳴催入紫薇班。此譏之者非也。君臣之義不可廢。况當有道之時。正宜相助爲理。豈可但以不應詔爲高乎。此以論隱士則可。非所論於有道之儒也。白沙當日名之。卽起使之。就試禮部。則辭其出其歸。俱無可議。但白沙原無甚學問。未可語治平。授以檢討而使之歸。正可以成其高。

白沙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

君命名而不出。孔孟時無此學問。自光武子陵而後。人始以不出爲高。要之非經常之道也。但學者須自審。又須相時。不然又恐爲終南捷徑耳。

胡敬齋與陳白沙俱學于康齋。康齋以程朱爲宗。故敬齋

白沙俱以敬為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至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為宗。敬齋則始終一敬字。做成。

胡居仁字叔心。居敬齋。諱于。

胡敬齋以墨襖入公庭。為時所知。遂以布衣召主白鹿。此亦盛世事也。予常親至白鹿祠廟書院。猶存具文。師生則聞無人矣。問之士人云。洞生猶有四十餘。大約為進學科舉。添增地耳。講學則絕響久矣。為之憮然。

湛甘泉陳白沙之徒也。書院生徒幾遍天下。故講學之風盛于甘泉。然學鮮實得。徒皮毛耳。湛若水字元明。居甘泉。後文同增城人。

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即所謂隨事精察也。亦無甚不

二語甘泉確評不但是程朱皮毛乃是陽明一派皮毛可見明時學術之弊亦不但陽明

是處。而陽明謂求之于外。此是陽明認錯。然甘泉却未見體認之實。讀全集可見。

湛甘泉心性四勿圖說。今刻白鹿洞亦無甚異。只是不必大凡圖之為用。所謂立象以盡意也。天下萬世俱未之知。而又無可舉示。故筆而為圖。若心性四勿之說。則昔賢論之甚詳。何必為圖。且圖孰有過於周子太極圖者。人極心性已全具于太極圖。不于此發明。而又另為圖說。直是畫蛇添足。

錫山學脉開自龜山。然在今時。則邵文莊為開山祖。文莊事親最孝。至今邑中之紳多以孝著者。亦文莊有以風

之也。

亦實字因賢稱二名道文莊之稱人

文莊之生在陳白沙之後而稍前于王陽明一時講學之風已盛公喜道學而未嘗標道學之目不喜假道學而未嘗辭道學之名循循勉勉為所當為而已此薛文清一派也後輩所極當效法

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此文莊平生得力語由此充之為君相者為真君相為士民者為真士民一真而天下之事畢矣真即中庸所謂誠也彼以坦率簡易為真者淺之乎言真矣

文莊生平尤得力于文章蓋學于西涯西涯亦以衣鉢門

生期之也其所著日格子亦似左國

蔡虛齋是一儒者不聚徒黨而日潛心理道有薛文清之風生平居官自督學而擢祭酒能克舉其職四書易經二蒙引篤信朱子居然黃勉齋畢竟成弘時風氣未漓所以有此人物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德文莊學江人

虛齋篤信朱子蒙引于朱註一字不苟似乎太過然予觀宋元以來諸儒凡為朱學者大抵如此故制行亦卓然不苟此朱學之所以為無弊也

陽明自言少與友人為朱子格物之學指庭前竹樹同格深思至病卒不能格因嘆聖人決不可學予曰此禪家



思辨錄輯要 卷三十一  
叅竹篋子法。非朱子格物之說也。陽明自錯乃以尤朱子何耶。

陽明致良知三字尚不妨獨無善無惡謂之性有善有惡謂之意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語宗旨未妥不但無善無惡句未妥卽爲善去惡句此是修身如何謂之格物

整庵困知記專爲陽明而作是時陽明良知之說遍天下又改大學古本抑朱崇陸天下靡然向風故整庵起而論正之其開卷數章卽首以心性儒釋爲辨蓋爲此也是時陽明之徒盛故先生之學反爲所掩然精意所存

羅欽順字允升孫整庵謹文莊奉和人

不可磨滅至今有識之士皆能尊而信之有以夫

陽明工夫甚少初官京師與湛甘泉講道不過隨聲附和耳及居黔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太盛遽樹良知之幟繼又有寧藩之變廓清平定煞費心力功名一建後來遂無日不在軍旅中雖到處時時講學實不過聰明用事也所以一生只說得良知二字至於二氏之學却于少時用工過來所以時時逗漏亦是熟處難忘耳整庵則四十志道八十三而卒四十餘年體認之功不可謂不深矣又一生履歷皆在清華遇亦足以佐之其造詣

純粹有以也

整庵與朱子未達一間處只是心性理氣然心性猶可通  
若理氣則自不識理先于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為猶隔  
一膜是整庵欠聰明處也

陽明所掩

魏莊渠先生見地極高卓極端正然氣象稍迫促當時為

莊渠雖講學而不聚徒但勤職事是薛文清一派其見地  
似更勝文清但其氣象則有玉與水晶之別

莊渠論心性理氣處絕無差錯是其見地清徹論郊社大  
禮亦好

莊渠之學無傳人以不樹宗旨不立門戶故也當時歸震

川鄭若曾皆先生之僭大好人物而震川則留意文章  
若曾則勞心經濟不能嗣先生傳殊為可惜然震川以  
文章名世其道理純粹實得之于先生若曾因倭變故  
汲汲為籌海圖編亦得先生經濟之一節總見先生之  
學為其實不為其名也視學徒之盛而反以敗壞其師  
傳者果孰為勝耶

龍溪論性曰性者萬物無漏之真體形生以後假合為身  
又曰父母未生前本無污染有何修証天自信天地自  
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  
皮更從何處着言與聽又曰因地一聲不知此身在何

先太守文湖公少心  
廷龍語遊有若新  
致乃行手而行不  
精粗隱顯更每動  
壽內外已此日未  
漸地漸減只有一  
圓性只是此一

此乃一色純的  
本體。若做此自  
任其。而趨。此  
而欲。順性。而  
是良。知。作。用。不  
安。排。則。是。大。盜。大  
賊。認。作。子。孫。  
振。末。反。本。後。益  
早。見。其。流。弊。矣。

處此類是打合釋氏論死生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未發  
之中也常有欲以觀其竅已發之和也萬物芸芸以觀  
其復慎獨也不睹不聞本體萬物戒懼慎獨工夫火候  
又以日魂為良知月魄為法象此類是打合道家一生  
伎倆不過如此一部語錄不過如此欲奔走三教者竊  
此數語足矣故世俗小聰明人最喜之  
王岳字世中號龍  
谿山陰人  
心齋之學雖粗然以一不識字灶下而能如此却是豪傑  
有氣魄鼓動得人故當時秦洲一派亦盛然接引者多  
是布衣又多死非命如顏山農鄧豁渠何心隱之屬亦  
學問粗疎一往不顧之所致也  
王良字世正號心齋泰州人

薛方山人物亦好當時不肯附于講學亦見講學者之流  
風日下耳續綱目亦甚好

海剛峰人多以氣節目之非也予讀其全集知剛峰是真  
能學聖賢者其學一以不欺為主而力行之勇尤不可  
及已能透誠意關矣昔儒稱誠意為人鬼關若過得此  
關便是聖賢地位人物非氣節二字所能名也其過當  
處是正心工夫尚有未盡格物致知工夫尚有未到

心性開明之人最易疎濶觀剛峰一生自南平教諭以至  
為知縣為司官御史為巡撫無一處不留心民隱其章  
程條教析極秋毫至今可為師法氣剛而心細所以為

海瑞  
剛峰  
忠介  
復

不可及以視萬曆天啟間氣節諸公蓋天淵矣

世俗之人必以聚徒講學爲儒者非也爲儒不過爲聖賢而已剛峰事事學古念念不欺爲戶部主事時有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真能付死生於度外雖聖門之子路何以加焉

羅念庵雖講良知而能深知王門之弊特是時狂瀾方倒不能力救耳

羅洪先字達夫弼舍著稽文恭君子

講學之風至嘉隆之末萬曆之初而弊極凡諸老相聚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失更不止如晉室之清譚矣海門周汝登當時推爲宗主著聖學宗傳自以爲

宗傳字孟仲德清人其學源于甘泉

得心宗之正講無善無惡之旨于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汝登作九解以解之敬庵之學于時獨爲純正然所得亦淺一杯水豈能救一車薪之火哉

吾儒之有心宗猶釋氏之有禪宗心宗之名蓋彷彿禪宗而立者也禪宗起于達摩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心宗起於象山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其言若出於一

達摩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旨亦無甚異自五宗起而棒喝機鋒無所不至故亡達摩之學者禪宗也象山六經註我我註六經然八字着脚必爲聖賢立身亦無甚錯自心宗起而猖狂妄行靡所不

爲故亡象山之學者心宗也。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古人作聖根基只一畏字雖以生知之聖亦必奉此一字以爲安身立命之基堯之欽明舜之恭己湯之聖敬日躋文之小心翼翼皆是道也自心宗之學起而動云一切放下動云直下承當使學者人人粗膽大人人足高氣揚昔東坡云何時打破這敬字愚謂心宗此時已打破敬字了也打破敬字只爲斷送却一個畏字

爲心宗之學者必侮聖蔑賢爲禪宗之學者必呵佛罵祖彼于祖宗且如此而何有于身心世界只爲斷送這畏

字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或問大學首言明德中庸首言率性孟子言盡心知性今以心宗爲非然則講學不當論心耶曰講學安得不論心吾所不足于心宗者正以論心而反失其心讀大學中庸孟子之言而不得其原本也大學言明德而八條目先之以格物中庸言率性而尊德性必道問學孟子言盡心知性而工夫必由集義養氣然則學者欲識本心斷斷非學問不可而心宗動曰忽然有省動曰言下有省至格物則以爲格去物欲學問二字竟置不講其究不至認知覺爲性真不止毫釐千里不可不辨之于

早也

志學一章是孔子一生學問得力始末根由最是有頭有尾吾人所當觀法然開口便說一學字直至七十方說個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知七十以前雖孔子也未便敢說從心今心宗之家不論初學只一槩與他說心將他與知與能處指點出以爲此便是性天全體其人亦自以爲有得便手舞足蹈多見其不知量也

尚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他說個心字何等謹懼何嘗如近日之心宗說心直是全無忌憚

真西山有心經政經其心經皆輯四書五經及諸儒語錄中之言心者此方是心學若近日之心宗則直是談宗非談心矣

心是活物須與他個規矩纔可入道古人所謂心法也只此一個字心宗家所最不樂聞他動說無法無法二字不知陷害多少後生在

心法法字卽聖人不踰矩矩字聖人至七十可以從心矣然猶說不踰矩則知聖人終身只行得一矩字以聖人終身之所行者而吾人一旦欲舉而廢之且欲出於其上謬哉殆哉

君子無適也無莫也可謂無法矣然曰義之與比則正有深于法者在心宗喜說無法其意蓋欲破適莫一班人也然適莫未破而義已先決裂矣

三教合一之說自龍溪大決籓籬而後世林三教之徒遂肆為無狀甚至立廟塑三教之像釋伽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為儒童菩薩塑西像而處其末座縉紳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噫有王者作吾知兩觀之誅不待時日也

林三教卽林兆恩著心聖直提分良背行庭二心法教初學之士念三教先生四字初從口念而至于背之腔子

林兆恩真通于三教遂以自滿且經商吸

旁洲陸三平先生  
忘是如此而已非  
入室不能操戈

裏久之念念皆背便是入聖其顛狂無狀可謂極矣三教合一之說若粗粗看去未有不以為然者予少時亦每有此想自丁丑用力於斯道之後日漸將二氏來比並始知二氏之于吾道相去天淵實有強之而不能合者非欲護持吾道而漫為此闢異端之論也世人不察群奉其說只是不曾用力于吾道耳

顧涇陽先生當三王之學之後特起無師承能以性善之旨破無善無惡之說小心二字塞無忌憚之門橫砥頽流亦可謂豪傑之士其文章論理論事俱極爽快如并刀哀梨直是聰明絕俗

顧憲成字叔時涇陽道源文無錫人薛子山及門

涇陽一生崇正闢邪之學俱見于朱子二大辨前後序中  
涇陽言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此開闢救世語當時  
學術波靡皆以鄉愿同流合污之實托孔子無可無不  
可之名要而言之只是無忌憚只是膽大故涇陽點出  
小心二字見得孔子此處全是時中稱斤估兩直是分  
毫差移不得豈得以縱心任意爲無可無不可也此等  
語真是有功世道

涇陽學術人不多議議者大約以門戶少之所謂門戶者  
東林講會是也講會非盛世之事亦非衰世之事盛世  
不必爲講會衰世不宜爲講會徒與太盛則忌生忌生  
則釁起太多則雜雜則間生涇陽于此不無少欠知幾  
也然講學固非衰世事忌講學豈反爲盛世事耶予過  
東林舊址常有詩云鄉黨程朱聊自淑朝廷洛蜀已相  
猜忠良旣逐奸邪盡宗社旋隨黨網及啟禎之間令人  
深慨

天下事是認真人做當涇陽初東林書院時同志雖多然  
徹始徹終認真到底惟以此事爲安身立命者高忠憲  
一人而已朱子有云此事不是拚生捨命向前如何得  
成就

或以忠憲爲偏于氣節者非也聖賢立身行事只是因時



而起豈有一定之成格當商之末微子豈欲去箕子豈  
欲奴比于豈欲諫而死時爲之也忠憲之氣節亦因乎  
時而已于學問何加損哉

高忠憲公字存之

予嘗聞友人述前輩之言以鄒南臯爲狂高忠憲爲狷馮

天少墟爲中行而未見少墟著述近得其集見辨學錄論

儒釋之辨極其精晰其餘皆平正切實立身進退俱無

可議中行之言不虛也

南臯鄒元標字爾瞻

關中之學大抵皆重躬行如涇野呂先生其語錄有體有

用平正切實亦文清之派也

涇野呂桐字仲木

啟禎以後講學諸公相繼淪沒惟山陰劉念臺先生爲碩

果壬午之冬吾婁張受先先生相約同往不果行癸巳

武林胡彥遠來始知西安有葉靜遠得念臺之傳已而

靜遠不遠千里而至始知先生之學本于許敬庵故所

得者正惜未讀語錄之全也

念臺人譜編是爲接引初學而設俾得躬行實踐極是妙

法予丙子年自爲格致編以天理人欲分善過而主之

以敬作考德課業二錄與同志數人互相考核者數年

大槩亦與此同

劉宗周字起東

予嘗有言大儒决不立宗旨譬之醫家其大醫國手無科

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以

語人曰此方之外別無藥近之譚宗旨者皆海上奇方也。豈曰不能治病然而淺矣小矣。陳幾亭云聖人有無宗之宗隨問隨答極平常乃極變化聞者各隨所入而總會于本心之中與提宗之家步步照顧而適成繁複者相懸也。幾亭可謂知大儒之說矣。乃世每喜言宗旨者何。譬之人欲學醫問于大醫須讀書數年。旁有人曰吾有奇方旦夕便稱國手。則無不趨之矣。而不知終爲大醫所哂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一

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異學類

昨偶看老莊識破他學問根蒂人多以爲老子性陰莊子性傲故其學如此又不知大道故流爲偏僻非也。兩人皆絕世聰明且與孔孟同時文武流風未遠豈有不知大道之理只是他脚跟不定志氣不堅爲世界所轉移便要使乖老子是周衰時人正道已行不得孔子所謂道大莫容也他便收歛韜藏以退爲進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其謙冲儉

陳龍正字  
惕龍號  
幾亭嘉  
善人其忠  
憲及門

嗇處全是一團機心故曰無爲而無不爲又曰以無事  
取天下所以其流爲申韓老子是藏形匿影的申韓申  
韓是出頭露面的老子若莊子則其時全不可爲矣若  
要爲便做申韓他又不屑做儒又行不得而又不甘自  
處于諸儒之下故其言恂恂自恣謂諸儒爲賤儒而曰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要絕類離群更出聖人諸儒之上  
不曰天下不可爲而曰我不屑爲要之俱是使乖俱是  
爲世界所轉另尋一頭路透出孔孟則決不如此

禪門常言歷劫不壞如何是歷劫不壞只不爲世界所轉  
便是若孔孟便是歷劫不壞其餘若老莊之流則歷劫

便壞了

孔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莊子知其不可而不爲者也  
老子知其不可而以無爲爲之者也

老莊之學體用俱非不可以治身心并不可以治天下國  
家蓋老子雖名清淨其實陰毒莊子則全無拘束純是  
放曠所謂不可以治身心者也若以治天下國家則老  
子之學非流爲申韓慘刻則必流爲王莽曹操狐媚以  
取天下莊子之學則魏晉之風流而已

若老子之學得行王莽之流必借以行其奸馮道之流必  
借以蓋其醜

莊生才氣大其意便欲褻裂行檢揮斥儒術弊之所極不但是魏晉風流凡東坡放縱一流人都是人知蘓氏之學出于縱橫而不知其放恣之習原于莊子也

異端雖多未有敢顯然非聖者惟莊子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後來禪門呵佛罵祖之開山

莊子多僞篇其盜跖等篇亦僞筆也文氣全不似莊子蓋假托以盜毀聖之辭乃世人不知樂其辭之快而不覺

自居于盜跖後世東坡之流皆是也

謂盜跖等篇為僞

孟子闢楊墨而不闢老莊蓋老子是闇藏不露的莊子亦不過自放于方外惟楊墨則是欲行其道于天下故蓋

子特辭而闢之

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用其語看來天地間只是愛為我的人多不但清譚放廢之流即偏于退隱之人亦是也不但草衣木食之流即權謀功利之人亦是也總之只是自私自利

楊朱之學亦自老子出來蓋其學愛占便宜也老子是悄然占便宜楊朱是明白地占便宜申韓之占便宜則更自惡狠了

墨子願太大行太苦由其願大故後世以孔墨並稱由其行苦故當時之人亦少有傳其學者所謂逃墨必歸于

楊亦行苦而難學之一証也

墨子之學似非隨世界轉移然于爲人工夫上太過一分亦是趨世情之好卽論語或人所謂以德報怨之類也若聖人則止是平心而行無過不及

問楊朱多流弊墨子却未見流弊曰戰國時俠烈之士卽墨子之流弊也其究至于爲一人報仇而皮面抉眼燔妻子沉七族嗚呼甚哉又奚止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乎孔子生平未嘗輕易罵人惟于鄉愿則曰德之賊又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若深恨之者蓋天下惟此等人最能亂德孟子非之無舉一章最說得痛快學者

須于此處辨得分明方可入道

世間只是庸俗人多鄉愿者庸俗人中之最巧者也隨風轉舵以取悅于人胸中更無把柄且自謂得計而反笑狂狷一班其所謂愿者非真愿也外爲愿慤以欺庸衆而取譽也故孟子曰奄然媚於世

人做鄉愿討多少便宜坐受世俗之譽而反笑傲聖賢譏彈聖賢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若不是孔孟當年說破至

今猶没法處置

生斯世也爲斯世也鄉愿胸中只有這個學問

從來楊墨俱成個世界惟鄉愿都不成世界故古今以來

無鄉愿之學。蓋其志原小，其力量亦小，只哄動得幾個鄉人。一遇有識之士，其伎倆即窮矣。聖人所以惡之者，蓋天地間惟庸衆人多，被他一哄，便都不肯入堯舜之道。聖賢雖聖賢，其收之術，亦不足以正其心。鄉愿胸中只八個字，取悅庸衆，忌嫉君子，取悅庸衆已是。不是更加以忌嫉君子，必至無所不爲。此等人在朝廷，則亂朝廷；在鄉黨，則亂鄉黨。而世方且群哄而稱祝之曰：此方是真聖賢，方是真君子。至於禍世而猶不知所謂甘口鼠也。豈特馮道、胡廣，凡庸常乖巧之善人皆鄉愿也。馮道、胡廣其著者耳。

問老莊之學無用，反不如管韓申商似有實際，可以治國。曰：若論實際，老子更勝諸子。他更做得不露形迹。史記老子贊所謂虛無因應變化無窮也，其所以不及吾儒者，只是此心畧有邪正之分。若諸子之實際，則只是粗迹。

管韓申商四家之中，管子近正。他猶有周官法度之遺意，其用意病處在寄軍令三字，不然竟是周官法度矣。管子書大半多假，又非一筆疑，後人雜採偽撰以足成之。只內政分鄉國語所載者已足見管子之全。申韓商三子之學雖有實際，然苟行其術，必至殺身而後

申已商三千之學編百實樂於齊其治必至歟長而對  
蘓秦張儀只是弄口角更不成甚學術比管晏申商又低  
當時六國之君已不成其爲君所以苟且就功名之流  
窺破情實只是揣摩事情恫疑虛喝以出其金玉錦繡  
卽秦用張儀亦非全藉其力治耕治戰自有商鞅諸人  
只用他在外走動虛張聲勢

問孫子兵法何如曰此非王道之正王道兵法見於書之  
步伐止齊及周禮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後世李靖兵法  
及明戚繼光練兵紀效近之若孫子只是兵家術數然  
後世人心詭譎若欲用兵則雖儒者以王道爲本亦不

可不窮術數之變蓋知彼知己而後能克敵也要之此  
只是一家之學苟有人能乎此亦可爲國家一將之用  
非比老莊申商以學術亂天下也

問荀子或以爲儒或以爲異端何如曰荀子純粹不及孟  
子力量不及楊墨徒以性惡禮僞之言取譏於後世雖  
其書畧有可取之語不足道也

問昔人苟揚並稱莫是揚雄之學與荀子同否曰揚雄只  
是文人更無實際其太元經只是模擬易經揀難的說  
以驚世釣名然描頭刻角畫虎不成不必美新而後知  
其不濟也

揚雄亦是學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然老子却有實際揚雄只是學其語言而已一遇王莽便手脚都亂成甚老子之學

問李悝盡地力諸家何如曰此實用之學但只是一支一節如孫子一類孫子是兵家此是農家然兵家尚有詭譎農家則全是實用後世凡談農田水利之學者皆悝之流也孟子惡之只為闢草萊任土地全是養戰士以爭城爭地故以為罪之次若只是教民耕種如漢趙過諸人有何不可

凡古之專家伎術如天文形勝兵農水利醫藥種樹陰陽

伎巧之類皆儒者所不廢但當以正用之耳

問黃石公如何曰黃石其人不可攷素書三畧俱屬贗作

大約老子之徒兵家者流耳

凡學術之岐盡出於周秦之時其變態已極矣至後世則

惟有祖述更無特創者雖釋道二家起于周秦之後然

問二家不過是老莊特變換其作法耳

先君少時曾授儀以儒家養生訣云于鄒學師屏上得之

其言曰動靜必敬心火斯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飲食

有節脾土不洩沉默寡言肺金乃全澹然無欲腎水自

足其言極平易極精微極簡要極周匝通于大道絕勝

教言中洞神真  
僅居此傳者  
二



導引諸家

導引之術。不得其正。亦能害生。予親見學導引者。或腹內作聲。或臍中出氣。或吐血發狂。種種不一。非習學旁門。則不能禁慾也。學養生者宜知之。于濂學問。其土醫之問世。稱神仙果有之乎。曰此亦不足為奇。山妖木魅竊日月之精華。亦能變幻而現人乎。但此非正道。故朱子詩曰。但恐違天理。偷生詎能安。

問聖人何以不為神仙。曰聖人非不能為。不屑為耳。蓋神仙只是獨行之士。如佛家所謂自了漢。若堯舜禹湯。自有躋一世于長生之術。豈肯自私自利。昔伊川答董五

經詩云。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此詩意思殊妙。

神仙亦未必能長生。只是比世人年壽為多耳。此即朱子室中火爐之說也。所以在漢則稱鍾離權。王方平。在唐則稱張果老。呂嵒。司馬承禎。在宋則稱陳搏。董五經。在明則稱周顛仙。張三丰。冷謙之屬。以後則不稱矣。大約亦只是一時也。蓋其人必稟氣特異。稟性特高。而又處于深山。不涉人世。則自能如此。

問釋氏有不見可欲。使心不動之語。與程子四箴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其旨同異。曰不同。問如何。曰本原各異。程

子之制外以安內所謂過人欲存天理也釋氏則屏去外物使此心空空不動而已朱子所謂空喚省主人翁者是也

佛氏之說處處去得只欠一理字今整庵云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亦可以証予說之不謬又朱子云禪家最怕人說理字

釋氏之說只是充不去充去便互相矛盾卽如五倫乃天下之達道釋氏于夫婦生育令其斷絕是五倫俱息也至于禽魚鳥獸之屬又愛護保息螻蟻不損使充其說是天下皆無一人而禽獸充塞天地不成一個世界

釋氏矛盾處如何曰釋氏離而父子矣却有師徒去而宗族矣却有師兄弟舍而室廬墳墓矣却有庵寺塔院以富貴爲糠粃矣而必求宰官護法以錢財爲塵垢矣而見人則募化禁人夫婦之道則人種絕矣異類則聽其蕃畜百年之後天地間不皆盡爲異類乎絕腥血之食可謂得好生之仁矣于此身則割之以呵鷹捨之以喂虎不輕軀體而重禽獸乎凡此矛盾之類不可勝舉舉其一。智者可以思過半矣

一友人盛稱釋子戒行之精予曰去而君臣離而父子更有甚戒行在友人爽然大笑

聖人之道上之為帝王下之為臣庶大而天地細而萬物  
無不各有當然之則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若釋氏則成  
其世外之民道理都移動不得

世不離塵囂而能會道者其此宗門之說不可不察也  
何謂辨彼主之公矣于世長即隨之以四類之公則  
蕃裔百半之矣天此開不皆也善與惡之辨也止之矣  
良人眼裏外禁人太誠之誠則人眼裏外是誠則其  
富貴為然然則必求平之公則必以公和然也矣而  
然矣然則其宗舍而室則其宗矣然則其宗矣然則其  
宗矣然則其宗矣然則其宗矣然則其宗矣然則其宗矣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經子類

天下古今之書文冗亂極矣有王者起必當釐正而大焚  
之焚書正所以存書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賡周易修  
春秋亦是焚書之意

友人有言古本大學之妙者予曰儀于大學只讀得聖經  
于聖經只讀得三節在明明德一節明明德于天下  
古節修身為本一節三節中又只讀得在明明德一節今  
本古本尚未暇辨

思辨錄輯要 卷三十三  
只格物二字古今尚有許多人未讀得在說甚今本古本古書最多斷簡錯簡必以古本爲是者非也古書最多脫畧必以今本之經傳分明字字註釋爲是者亦非也章句之分自二程及朱子已自不同豈可執一爲據吾輩讀書只是得其大意可以爲身心之資耳若必拘拘分章分句辨古辨今反落第二義

大學語學中庸語道又簡易又周匝又精微又平實直是點水不漏學者看得此二書透則可無他岐之惑矣孟子道理極平正然議論却有機鋒或直折或接引處處皆有作用如王何必曰利及仲尼之徒無道桓文此直

折之類也賢者而後樂此及愛牛好貨好色此接引之類也雖是聖賢實具有英雄作用亦是資稟及時勢如此

四書自程朱以後被嘉隆時一班纖儒解壞直弄得不成道理聖人復起必將正兩觀之誅

只陰陽兩畫天地萬物之理盡矣全部易經已和盤托出矣未審讀者能信得及否

伏羲大橫圖只是把奇偶二畫一左一右一直疊起至第三畫却天然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至第六畫又天然是乾在乾之第一卦兌在兌之第

二卦離在離之第三卦震在震之第四卦至坤則在坤之第八卦真是奇特若把來從中折看却畫畫都是對待。

大圓圖只是把大橫圖劈中分開左右圈轉大方圖亦只是把大橫圖分作八層一直疊起絕無分毫做作不費分毫氣力然與天地四時却無不胥合決非聖人不能作或謂得之于陳搏蓋陳搏亦有德而隱者非後世道家者流也。

伏羲大橫圖與周子太極圖雖則兩樣其實一意兩儀無論矣五行卽四象也成男成女卽八卦也萬物化生卽

### 六十四卦

乾坤爲易之門故四聖人于乾坤二卦各極其精神看得乾坤兩卦透餘卦不必言矣學者不可不細心着眼。

天地間只是陰陽陰陽只是對待原無偏輕偏重伏羲畫卦亦是如此至文周繫辭孔子贊易便有無限扶陽抑陰之心此所謂參贊裁成也誠看乾坤兩卦文周于乾之卦爻辭何等乾圓潔淨明白正大至坤則便增許多周拆許多警戒孔子于乾之象象文言何等張皇贊美反覆咏歎至坤則寥寥數言惟勉之以從乾而已蓋伏羲之易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未嘗不具後天之用而

畫卦以體爲主則卦自當如此文王之易後天之易也  
後天之易未嘗不本先天之體而繫辭以用爲主則辭  
自當如此非但道理卽世變亦然故曰易之興也其于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使乾坤兩卦語語皆作  
對待一部易經豈不死煞

元亨利貞決當作四平看想得文王繫乾象時胸中只是  
靜蕩蕩地以言乎天則爲有道之天以言乎君則爲聖  
神之君以言乎人則爲至誠之人何須丁寧何須告誡  
朱子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是慮占者未必皆  
至誠之人故下一轉語此亦子服惠伯對南蒯之意于

象辭未必無補也然此自是辭外意須是將文王象辭  
四平解過然後將已意另作一轉始得

朱子以利字作虛字看此因後六十三卦中未嘗以利字  
單行也然元字亦未嘗單行于此可見文王之意決不  
欲以乾卦等夷于六十三卦

六龍之中惟躍亢兩爻最難處故聖人論躍亢兩爻亦特  
妙

進無咎註作可以進而不必進者非蓋朱子是慮後世有  
操莽懿溫之流故爲此敬慎之言不知乾之六爻皆爲  
聖人九四乃聖禹湯武之倫非操莽懿溫也陽城南河

思辨錄輯要 卷三十三  
及觀兵孟津等類皆是躍其欲進者皆非富天下之公  
心也其欲退者則惟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也所以夫子  
諒其隱鑒其心恐其避世俗之小嫌而廢天下之大義  
故決然以進之一字定其志堅其膽豈以操莽懿溫作  
勸進表乎孔子以後從無人識此義待小人太寬待君  
子太嚴往往議論繁苛甚于束濕使君子坐失機會不  
能展動分毫亦主持世道者之過也

或問天德如何不可爲首日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  
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一節止是贊乾元見元之能包四德

而統天也文義甚明如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始而卽  
亨有始而卽有亨非于元之外別有亨也利貞者性情  
也利貞卽元之性情于此而見非元之外別有利貞也  
惟乾始能以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故人以元亨利貞  
分四德竝看而不知亨利貞皆元也元之德豈不大矣  
哉然而元之大一乾之大也故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  
正純粹精也惟乾元之德如此其大故六爻之發揮不  
過旁通其情時乘御天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卽平  
矣文義甚明文氣甚貫註中板板分註亨利貞爲失之

文言說潛龍一爻往往以行字相許如曰樂則行之日可見之行也蓋有能行之德而後藏故謂之潛龍所謂舍之則藏也與漫然隱逸之士不同潛龍非只隱遯便可稱潛龍須看一龍字其中便有大學問在文言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說個龍德又說個成德則知非聖人不能當龍非龍德不能當潛今之潛者誰乎今之潛而龍者又誰乎

讀潛龍不可只作隱逸傳看過隱逸只是高尚所謂爵祿可辭者耳潛龍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遯世不見知

之聖人不足以當之知此則雖屈原陶潛亦瞠乎其後許由巢父云乎

士君子當潛時最當學問亦最好學問此所處寥落則心思愈加靜專故也或曰世亂恐無安靜也又多衣食之累奈何曰念及此則一刻安靜卽當一刻學問矣衣食之憂又其次者

潛龍有不終潛之學問著述是也不得于今則得于後不行于天下則行于萬世我何爲不豫哉亢不獨處富貴極盛之地有亢卽處潛亦有亢事太激名太重是也儉德避難知幾其神乎



括囊無咎無譽亦處潛一法其不及潛龍者遜其德也抑  
亦可以爲次矣

以乾觀坤則坤直是純陰之世矣然全卦中不見此意只  
于六四一爻見之以四當外卦之首重陰之始也故文  
言曰天地閉賢人隱

履卦卦辭曰履虎尾則知履之爲卦亦與危機相近矣然  
初二兩爻一曰素履往無咎一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士則知當履之時能與上遠則危機亦淺  
遜之爲卦只二陰侵長聖人便以遜爲名便要君子退避  
此履霜堅冰之意也然難進易退之義亦于此可見

初六遜尾有厲九二係遜有厲則知遜必貴先必貴決然  
象又曰遠小人不惡而嚴則當遜之時而清濁太分亦  
危機所伏也不先不後不激不隨庶幾得之

不惡而嚴四字最可味惡則有進而與爭之意爭則激激  
則傷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不獨君子受其害天下且受  
其害矣嚴則惟遠之已耳君子苟能退步小人斷不敢  
犯亦斷不忍犯

明夷象曰利艱貞晦其明也蓋世道既當明夷若文明外  
見將來物忌故利用晦然大象又曰用晦而明六五小  
象又曰明不可息蓋明雖晦于外不可息于內混迹庸

衆所謂晦也。專心聖賢所謂明也。吾身雖廢，吾心不可不治。庶幾明夷之旨乎。然大寒又曰：用晦而明，六五小外柔順三字最妙。處難而柔順，則不與逆鱗撻決，不至于犯難矣。然所謂柔順者，蓋理當柔順者也。或臣子之于君父，或聖賢之于狂暴，或迹處草野而無綱常之責，或身任絕學而有道統之寄，如是者可以柔順。不然在職死職，在官死官，臨難毋苟免，順受其正，書識之矣。若皆以柔順自居，得無脂韋之誚乎。

困與遯與明夷不同。遯之時禍機尚遠，地步儘寬。明夷之時雖災害切身，然尚容人計較，兢兢業業，患猶可免。若

困時則直是無所復之，令人動轉不得。此時而更營心計較，則私意叢起，必至皇惑失措，將來脚跟必站不定。大象一言說得好：君子以致命遂志。若曰此時之命惟有致之而已，若夫志則必不可不遂，隨寓而安，無入不自得。死忠死孝，取義成仁，皆此念爲之。故吾以爲學者必有此念，而後可以處明夷，而後可以處遯。

節至于苦，便是有意立節。若有意立節，則此時便非貞矣。不可貞言苦節，非貞不可以之爲貞也。聖賢立節只是理應如此，初未嘗矯飾，卽至捐生死難，亦不過從容就義，未嘗有所謂苦也。

初九不出戶庭無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同處節時然當節而節則無咎不當節而節則凶乃知聖人初未嘗有心于節也時爲之耳使稍有可通聖人決不蹈失時之譏也此二爻宜與潛龍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二句參看坤象較乾象便有許多言語然一以貫之只是從陽二字乃終有慶註謂反之西南而有慶非也謂之喪朋則喪其類而從陽矣故終有慶

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利而貞意主于元坤文言釋元亨利貞自貞而利而亨而元意主于貞此處便有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之別

易稱卜筮之書聖人所以全民用至于君子則有無待于卜筮者易之吉凶不過決于理之是非民不知理故聖人教以卜筮君子明理理之所是則趨之理之所非則避之死生利害固有不計者今人動謂易爲趨吉避凶之書至以卜筮爲智巧規避之事試玩易辭占何嘗有一毫規避

昔朱子稱周禮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予于易亦謂是四聖人天理爛熟之書若目爲智巧規避則一團人欲矣

易經是格物窮理之極功

舜光問伏羲既有八卦次序矣文王何以又有八卦次序也曰伏羲八卦次序是未有八卦逐漸生出乃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文王八卦次序是已有八卦交互索來乃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

易經吉凶兩字只是論是與不是若是卽仗節死義遺逸阨窮俱是吉若不是卽爲君爲相福壽康寧亦是凶也易經中貞凶二字最妙蓋正至不可行處而必欲固守其正則雖正亦凶矣邦無道危言危行是也災以行權其惟君子乎此二字當與亢龍有悔一爻同看

讀貞凶貞吝四字則知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與言必信行必果涇涇小人之別

自易書以後揚雄之太元關朗之洞極司馬光之潛虛與康節之皇極經世皆擬易者也然太元之八十一首洞極之七十二象潛虛之五十二行皆穿鑿無本若康節則原用易數其自一一而之八八皆易卦之本數也故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康節以歲月日辰推成元會運世乍思之似乎杜撰然却是已然之跡孟子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也卽其上推世運堯舜之治恰在中天則此書之數信非偶然矣

昔賢謂康節之學過物皆成四片蓋因其元會運世歲月  
日辰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皆以四爲數故也其實康節  
所分動靜各四則原是八數彼此相因不出十六十六  
而天地之道畢不過兩八數也昔賢又謂康節之學是  
加一倍法蓋謂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也其  
實兩八數亦是加一倍而之八八皆長律之本意也  
皇極經世書性理書所載乃蔡西山經世指要蓋因康節  
之子伯溫所著一元消長圖而推衍之非康節之全書  
也若欲究康節之學必須讀其全書讀全書而更閱指  
要則全書之意燦然矣然此是另一種學問學之卽不

通知亦不妨蓋欲精究之恐反有舉一廢百之慮觀當  
時二程同時朱子相去不遠俱不肯汲于邵子之學意  
可知矣

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曰周易  
今讀皇極經世竟是康節一部易以元會運世歲月日  
辰盡天地之終始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  
用以暑寒晝夜風雨霜露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  
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  
聖賢之事業大矣至矣豈不能與天地準彌綸天地之  
道乎

伏羲易卦圖自太極而分陰陽自陰陽而分老少四象自老少四象而分八卦乾爲天坤爲地不過一陰陽而已康節圖則自不動不靜之間而分動靜動生陰陽靜生剛柔陰陽剛柔各生太少此則與易有別康節蓋以動屬天道而陰陽者天之氣靜屬地道而剛柔者地之質故也然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康節之圖之意原自易書中出來蔡西山曰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旨哉言矣邵子觀物內外篇俱是玩心高明讀之真見得虛空劈塞皆道

或問朱子云康節兩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朱子曰想只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將去康節書中此類甚多如云星爲晝辰爲夜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之類皆不可解皆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將去其所以沛然成書者原他見得個天地始終大局完完全全故于中細小之物合之而無不合卽不合而亦無不合也

皇極經世之蘊發明於觀物內外篇其間有極精奧者諸儒所不能道也據伯溫云外篇門弟子所記今觀其文若出一手非門弟子所能記也趙氏震以爲如易之有

繫辭信哉

通書西銘當列于四書五經之亞使學者熟讀

五經四書格人此心之理靈樞素問格人此身之理人一

身之理尚不能格何以云格物

靈樞素問非周秦間人不能作其文字直如三代鼎彝古

色班駁不可辨識其論理亦非尋常人所能到古人之

心通造化如此

董子書只天人三策可觀其繁露頗涉讖緯且文氣亦與

天人策不同疑是假書

正蒙書中雖有一二次自然語然却多開闢處凡天地陰

陽鬼神律曆幻渺難知之理皆能精思刻論發諸儒之

所未發其有功于吾道不淺學者不可不讀

儀禮經傳通解相傳爲文公之書其續集則黃直卿所輯

也然觀其大槩猶似禮經類書所引白虎通左傳國語

諸家似亦太雜且以儀禮爲經是貴其可遵行也而所

補鄉國王朝之禮雜採諸書體格不一竊疑此書非已

成之書當是文公命門弟子所輯欲加筆削勒成一家

言耳日來靜坐觀禮頗識得制禮源頭以爲禮必有提

綱必有儀節必有圖說必有疏義四者備而後可以爲

禮書蓋有提綱則便于記誦有儀節則便于演習圖說

思辨錄輯要 卷三十三 五言生  
備則按紙可識其文疏義明則開卷卽通其旨凡輯禮  
書決當以此爲準  
郝楚望九經解大抵以別出手眼爲高然其中識見亦儘  
有開闢不可及處未可忽易但論經處多援引佛經互  
証雖名爲闢佛其實推墨附儒也緣楚望曾習釋學故  
議論便顛倒縱橫大約三王之餘卓吾之次耳此書後  
必有喜之者其力量亦甚可畏吾黨學問有暇當取而  
論正之

揚子雲好奇而不自量作太元以準易所謂小有才未知  
聖人之大道也宋之司馬公可謂君子矣而乃作潛虛  
以擬太元何哉其亦格致之功有未盡乎卒至訓格物  
爲扞禦外物有以也

混古始天易錢塘田藝蘅所撰因太極之說而謬爲元極  
靈極太極少極與夫動靜三才之圖文極淺鄙而高自  
誇詡詆斥濂溪可謂無忌憚之小人矣初學未知太極  
本然之妙或有因其淺鄙而喜之者要之熟讀通書見  
得周子原圖實落處自不爲所惑也

管東溟論乾龍義大約欲救正姚江泰州一派後學奪其  
囂而與之靜似矣而乃以爲飛龍禪于見龍見龍禪于  
惕龍是何言與欲挽狂瀾之倒而更以其身爲狂瀾可



乎。至于剽竊二氏推墨附儒三教合一之說昌言無忌  
一時橫議之風猶可想見講學之弊遂至于此禍亦烈  
矣。王可大象緯新篇語俱平實至論歲差以爲天道原自不  
齊久之必差必隨時考驗以合于天乃爲至當語甚有  
理不知堯夫差法何以冠絕古今也。

吳繼仕樂經源流主國朝李文利律呂元聲之說以黃鍾  
爲三寸九分謂其聲極清而徵羽爲極濁其說之是非  
予不敢知但以古人候氣之說推之黃鍾候冬至之氣  
其入地最深則黃鍾之管似宜比諸律爲獨長不得友

李安侯者三寸九分

爲極短也又單穆公謂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然則宮聲  
之大自古而然而文利繼仕獨謂其聲爲清而細予不  
敢信。

予初未知樂然竊謬謂律起于聲國語伶州鳩曰古之神  
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此律起于聲之一証  
也故予謂古人定黃鍾之宮皆以耳齊之有聲而後有  
器有器而後有數非以數定器以器制聲也古人之法  
自源而流今人之法自流而源源流倒置古樂之不可  
復無足怪矣何柏齋樂律管見黃鍾九寸之說同于西  
山而又以爲九分爲寸與西山十分爲寸之說異其說

鑿鑿亦成一家然樂律非可以空言爭西山律呂之學雖文公亦以爲精當而制而用之音節不調乃思更制而不果柏齋之說豈亦嘗制而用之耶柏川之言曰惜子未精于音不能盡得其妙然則管見之所言者非音耶非音而又何以言樂也故愚以謂樂不知音而強爭于器數者皆說夢也

爲世子稱商之外物者待以說  
本相齊之說而精于制器者

李資乾太和元音似涉泛濫然樂原本大槩不甚相遠林兆恩歌學解詩四句分作春夏秋冬又每字分作春夏秋冬以聲開放爲春夏聲收斂爲秋冬夫字有陰陽聲有輕重調有清濁節有疾徐安得比而同之乎今世歌

法大約如此宜乎與古歌絕不相類也

林兆恩禮射圖說大約仿古似亦可行然愚謂古人行禮所爲可貴者非謂其一依圖說確然不移也亦謂古人遇事處處皆有秩序皆有儀文耳儀禮所載不過寫出一個規模舉止以爲楷式自君子行之必有本之而稍爲變通者如三加之辭禮有明文而趙文子之冠見于諸卿諸卿皆有勗辭燕射之法禮有定式而孔子夔相之射使子路執弓而請惟不失禮意而不泥禮迹故能行之久遠而無弊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亦是此意今人遇事若不行古禮則喧囂錯亂畧無威儀一行古

禮則又步步循彷彿依樣葫蘆了無生趣非木偶則俳優  
矣古禮之不復行者以此予故于此論之  
代藩讀書錄以已意銓釋六經語孟大約出入禪學如解  
易終萬物始萬物莫甚乎艮句乃云卽動處求心了不  
可得又云動起靜不滅動止靜不止靜旣無止息動亦  
無所起又云性體之中無見無不見無聞無不聞無知  
無不知無覺無不覺俱實實用禪語

世傳李翱文章全學退之復性書準韓愈之原道也今予  
讀其書雖未能醇乎其醇如宋之周程張朱然居唐之  
時舉世憤憤而翱獨沾沾于此亦可謂中行獨復之君

子矣至觀其全集如平賦書與從弟正辭書及答開元  
寺僧書若時時存心于斯道者較之韓愈似更進焉今  
韓愈已配食兩廡而翱猶沒沒或亦後人所當加之意  
乎翱之所得較宋末諸儒當道學開明之後者也其聞  
斯道也易翱居道學未明之先者也其志斯道也難且  
觀其復性書所載當羣言淆亂之時而所推尊引用者  
不過學庸語孟與夫繫辭之文而已夫學庸語孟之文  
當時尚未顯也而翱之所見已能及此則豈猶夫人者  
乎愚故曰翱之學似尤勝退之也

金壇於鑑中說以大學八條目分明誠體用敷衍成說大

旨亦無甚悖謬然立言輕重不倫詳畧無序似屬依傍  
非出沛然  
宋潛溪遂言劉括蒼郁離子王華川卮辭皆留心世道之  
言然而潛溪括蒼勝矣潛溪責蕭何入關不收秦秘書  
而收戶口圖籍便是宰輔見識括蒼以招安之說爲勸  
天下作亂以井田爲亂後可復以德政刑威爲行幣之  
本便是佐命見識

方正學先生直有堯舜君民之意其所設施皆欲法周官  
侯城雜誠所記往往見於言表然建文之初興革太銳  
卒有靖難之禍豈天不欲復三代之盛耶愚觀建文興

革之始不先天下大勢而汲汲於官府宮闕之名號則  
正學雖志古治似猶見其細而未能見其大也太祖常  
曰此奇士當老其才豈當此時其才猶未老歟

近思雜問永嘉陳埴所撰其言純粹中正近世學者罕有  
其比惜未覩其全與未悉其出處行事當細訪之耳

陳潛室字志之

王龍溪南遊會紀句句是禪字字是禪昌言三教絕無避  
忌以至老子莊子都打合作一家四書六經不知撇向  
何處嗚呼龍溪不足責矣天泉証道而遂以龍溪爲回  
賜以上人物使之流弊至此則陽明先生不得辭其責

也陽明嘗曰我在南京時尚有個鄉愿意思在今則實  
實信得是個聖門狂者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其猶有  
鄉愿之意耶

予自十七八時讀楊復所時文便批評他是禪學今讀秣  
陵紀聞其所謂禪固不待言而明也至于紀錄體式亦  
語語抄襲禪門語錄公案不意當時狂瀾之倒至于如  
此

三山麗澤錄王康中黃遵巖之所爲請正于王龍溪也當時荆川  
遵巖亦好個人物却被龍溪弄壞

予聞之友人云龍溪行不顧言居鄉頗貪鄙未審當時何

以能信從如此由今觀之亦只是互相掉弄和闕過日  
彼此俱無實見也

鄭善夫經世要談亦雜釋老然其中亦頗有可取者如學  
問貴包荒及防身若禦敵一跌則全軍敗沒皆名言也  
郁天民辨傳習錄疑義言言切當天民與陽明同邑而能  
不爲其所汨是亦實學之士矣

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自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語  
則是文人口頭聰明語絕無意義雖禪宗之有得者亦  
不取也其流弊之害至萬曆時凡諸老會講專拈四無  
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禍蓋不止如王衍之清談矣萬

曆之末人心委頓馴至大亂其明驗也九解之作出海門汝登周氏時海門講天泉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海門又作九解以解之夫九解之說海門固非矣敬庵九諦初無卓見又烏能相難乎亦徒爲角口而已

此字當南海先生有言  
鄭端簡自言不知學其所作古言出入頗多大約論史論事處便明白至論理處則質質亦未及研精故也

海昌王文祿作求志編蓋忿嫉當世無留心民事者故有見輒書意欲見諸施行亦可謂有心世道者矣其言閣輔欲治天下必先諮訪凡出差官俱要所過地方人才

風俗官吏賢否揭帖凡有入京士民必虛心諮訪以合多者爲公吏部以此法求御史御史以此法周知三司府縣誠爲良法使得此等數十人亦可以修政立事矣陳幾亭集有汪登原理學經濟編序稱登原此編語理學則以平實救虛無語經濟則以墾荒救聚斂此亦熹宗朝一人物也惜乎未見其書又云汪公嘗試屯于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遂得六萬石後爲大司徒欲大行屯政以衆議不合遂去位則汪公誠人物也識之當徐覓其書

愚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三 終

史籍類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凡作史誌書須詳于紀傳如天文地理輿服兵制之類不  
 但志要詳圖亦要詳後人方有憑據也今之作史不惟  
 于志書太畧如南北史之類并其志而無之使一時之  
 典章事實俱無所考又何以爲史乎文中子曰史之失  
 也其于遷固乎記繁而志寡此言真千古確論亦千古  
 絕識  
 吳白耳謂非經學爛熟天理爛熟未可與觀史予謂此語

史籍類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凡作史誌書須詳于紀傳如天文地理輿服兵制之類不  
 但志要詳圖亦要詳後人方有憑據也今之作史不惟  
 于志書太畧如南北史之類并其志而無之使一時之  
 典章事實俱無所考又何以爲史乎文中子曰史之失  
 也其于遷固乎記繁而志寡此言真千古確論亦千古

絕識

吳白耳謂非經學爛熟天理爛熟未可與觀史予謂此語

無人知道蓋近世讀書人粗淺每謂史粗於經不知史與經何別春秋綱目卽史也以其可與訓世故謂之經然則非具春秋綱目之心胸豈可與讀史乎乃學者槩以班馬當之陋矣

史家誌與紀傳是兩項誌以紀一代之法紀傳以紀一代之人物與事此不可偏輕重者也然誌之一事較紀傳爲更難蓋紀傳不過卽其人之行事紀其善惡誌則如天文地理禮樂兵刑之類非學問淹博者不能歷觀全史大約皆詳於紀傳而畧於誌卽如史記之八書前漢之十志後漢之八志皆繁簡失倫去取任意莫大於兵

政賦役而三史俱不載莫無益於封禪而史記獨載之世之談史者津津以史漢之文筆爲言彼文章家固無論大儒如程朱亦僅譏其是非之謬而已及乎後世志之荒畧也固宜

作史之體記宜簡志宜備記則惟取國家大政事大征伐及國家關係大臣與夫當世人才之善惡足以勸戒者其餘則畧之誌則如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河渠賦役官職藝文之類每一誌爲一部擇專家之精於此者撰輯成書書不厭詳其有辭不能通者則益之以圖蓋誌中如天文地理禮樂兵政河渠之類俱不可無圖而誌皆



闕之萬世而下何以考信任史官之責者其尚念諸  
史文失實最多然褒貶失實後世猶爲可辨至於紀事失  
實則不可考矣甚矣史官得人之難  
世人多愛史記予亦素愛之以其善入人情也今復讀之  
甚不喜蓋其言憤懣不平大非中和之旨世人好之亦  
只是情欲之私勝悅史記之先得我心耳能正其心則  
乖戾之言自不能入

綱目雖稱朱子所作然朱子止是作義例其書則諸門人  
分任其間恐尚多舛誤及未合義理處卽書法與提綱  
互有不同此汪克寬所以有考異之作讀者須細細考

今席少平有綱  
目行誤

閱以義理自斟酌之不可止據成說也

周赧王五十八年綱目書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下  
分註呂不韋邯鄲姬事按此爲以呂易嬴一大關係提  
綱內未經標出而書法發明俱未之及豈以此事爲傳  
疑取果爾則分註亦當有傳疑之說不應鑿鑿如是若  
果真則當書曰秦太子異人納呂不韋邯鄲姬自秦逃  
歸不應闕然也

晉地今之山西表裏山河爲東諸侯屏蔽故力能制秦者  
惟晉自三家分晉魏失河西秦始得蠶食山東卒併天  
下尹起莘綱目發明謂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

天下自三家分晉始其言可謂當矣。秦并天下故秦  
凡民誰不當恤而尹鐸之于晉陽乃以繭絲保障為請此  
如馮煖之于孟嘗為趙氏營三窟耳非實心為民也。  
魏惠王史記六國表云三十六年薨時周顯王三十五年  
也子襄王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薨汲冢竹書紀年  
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司馬氏以世  
本有襄王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記必得其真遂從魏  
書綱目亦因之按孟子晉國天下一章後即接襄王今  
按東敗于齊是顯王二十八年事西喪地于秦是二十  
九年事惟南辱楚若作昭陽戰敗事則在顯王四十六  
年為魏王既薨十一年後事然古史荒畧焉知顯王三  
十五年前不尚有與楚戰敗之事乎改元之說戰國亦  
無不應魏獨改元也愚以為魏之紀年尚當從史記為  
是。

秦敗三晉撤東周之屏蔽矣而周更賜以命服自免之策  
何其卑哉

衛鞅未變法之前秦亦未嘗有善政雖不善而無法以持  
之則雖惡而不至于極至變法一立而秦政之惡毒流  
後世矣此鞅所以為千古罪人也歟  
刑名與黃老同學足知申韓出于黃老

六國合從當攻秦不當待秦攻蓋攻秦則氣銳而勢聚待秦攻則氣懈而勢散成敗勝負皆由于此蘓秦非不知之而其志止于富貴相印得而蘇秦之願畢矣何暇圖秦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魏伐趙齊伐魏以救趙看二以字俱所以著齊孫臏用兵之法以見用謀用術非仁義之師如文王過密者比所謂春秋無義戰也

樂毅伐齊獨莒卽墨未下人讒于昭王昭王置酒大會讓言者而斬之封樂毅爲齊王此真將將之法卽使樂毅果叛處之之法亦不過如此漢高帝之于韓信必待張

良躡足然後封爲齊王其不逮燕昭遠矣

儀秦皆縱橫而秦稍勝然儀能強秦而秦不能振六國者秦有君而六國無君也

秦太后幸嫪毐生二子事敗而又爲亂始皇夷嫪毐遷母于雍以茅焦之諫王自駕往迎太后予謂太后得罪宗正祧焦不必諫王亦不必迎綱目不書往迎意可見矣

策士成功多通姬妾如鄭袖如姬及秦王幸姬之類技倆不過如此

治兵之法齊以技魏以力秦以功技力猶試于虛而功則試之于實矣安得不強

安陵君縮高辭令未嘗不善然安陵受封于魏則魏宗國也况當是時秦強魏弱秦能併魏魏不能併秦安陵縮高安得佐秦而拒魏以春秋誠心之法論之安陵縮高實以強弱爲向背非真執守信義也五德終始之說最無謂始于鄒衍用于秦而歷代多相沿取用何其愚也

戰國之末天下鬪爭吞併習以成風非大反其習無以爲治此時雖有聖人起亦必將改封建爲郡縣因時制宜不得膠執古法也秦之速亡自由強暴不由郡縣戰國末處士橫議已極異端蠱起非焚禁亦無以遏其勢

但不當并及三代詩書耳此李斯所以得罪萬世也世云始皇坑儒恐此時被坑者亦無人可稱儒者魯仲連一狂生耳尚義不帝秦而欲赴東海况爲真儒而尚甘處咸陽耶○因坑儒而逐扶蘇因逐扶蘇而失天下天意昭然可見

陳勝之起天下無人而力又弱故耳餘欲立六國後所以自樹黨益秦敵也項梁之興天下自立者衆矣而力又非不足何藉于楚後而乃爲此楚懷王之舉藉令羽竟成事則此懷王者將何所置之耶始謀不善卒有弑殺之禍反貽沛公以口實世謂范增智吾不知也明太祖

始起欲設小明王御座。劉誠意不肯曰：此牧豎耳，奉之何爲？其識見超于增萬萬矣。

漢高爲義帝發喪，然于太公則曰：幸分我一杯羹。狙詐之人，其言前後不相蒙如此。使當時項羽竟烹太公，漢高事立敗矣。卽幸而不敗，不知漢高復何顏立於天下？商鞅徙木，冒頓射愛姬名馬，趙高指鹿爲馬，總之同一術數。此皆所謂申韓也。

前坑秦卒，後又屠咸陽，項羽卽都關中，亦斷無久長之理。韓生徒饒舌耳。

觀韓信一人，人厭之，少年辱之，市人笑之，居項梁麾下，無所知名，以策干羽，羽不用，亡楚歸漢，未知名，坐斬。幸遇滕公與語，而悅，似得遇知己矣。然未之奇，至與蕭何語，何奇之，而後得爲大將。嗚呼！負天下才者，知己豈易得哉。

漢王約信，越擊楚，不至。張良勸王以土地封二人，此亦一時權宜之計。所以然者，緣當時君臣皆以功名相合，未嘗真以伐暴救民爲心也。

酈生下齊，亦韓信破趙之力也。漢王寧不知而必與一豎儒爭功乎？蒯徹真隘人。

每讀史至漢高殺功臣，未嘗不深惡之，以爲漢高陰鷲忌。

刻同於越勾踐由今觀之亦誠是不得已蓋漢高君臣本以智術合非有道德仁義之素又共逐秦鹿高材捷足者先得之非素定君臣之分其氣各不相下特屈于智耳韓彭既殺之後猶有拔劍擊柱者則其先可知也故漢高之殺功臣雖漢高之忍然亦諸將有以致之是以爲功臣者貴早識天命

漢朝只張子房能見幾明決善全君臣之際然亦是以智術用事非能以誠格君也

君臣之間以誠感乃以誠應漢高雖英明然天資刻薄以嫚罵爲常道德仁義之人正其所深惡而痛絕也使當

世果有王者之佐想望而却走亦烏能以誠格之哉

漢家應做事尚多參一遵何約束日飲醇酒非也然參亦自料不如何惠帝不如高帝雖有所爲終不出蕭何上耳又當時呂后用事非惟力不能爲時亦不可爲也

平勃素以安劉氏自許今必待陸賈言然後交驩則知兩人皆富貴之徒實未嘗存心爲劉氏且觀其交驩必用金錢則兩人之鄙可知幸諸呂皆庸人天祚劉氏不然

吾知其危矣

晁錯之術純是管商且入粟拜爵起後世賣官鬻爵之弊不可爲訓然其意欲損貧民賦并赦農民租則甚可嘉

文帝除肉刑苟充此心可復三代乃不聘禮儒臣詳講教法興修禮義而止除肉刑亦可謂不知本務者矣

戾太子之事司馬公歸咎武帝使太子自通賓客其議論甚正然是時太子得罪非賓客之故至江充急持之時奸黨四布卽有佳賓客亦無能爲矣

七國僭侈無制不能以禮格以德感而區區以削臨之技亦窮矣而削之無漸同時閹釁徒爲天下藉口耳讀此益令人致慨於遜國靖難之間

矯制發粟此非汲黯之能實漢法寬大及武帝好賢之所致也試問後世能復爲此否

漢刺史行郡以六條問事其一爲強宗豪右其五皆察二千石故爲職要今之行郡者且下及負販矣惟利是圖何治之能爲

霍光但謹慎耳日禪則有識有斷能處大事故後能以功名終

假衛太子雋不疑引經斷義送詔獄昔人謂其斷獄是也其引經非也愚謂斷獄亦非從容審辨真僞自得何必遽然送獄設太子果真不將重傷武帝之心耶

霍光旣廢長立少則當慎擇賢良昌邑無道不在今日乃貿貿立之貿貿廢之社稷無恙亦云幸耳

充國老謀深算其用兵有王者氣象非衛霍輩所及也余嘗言充國頗似武侯其便宜十二事計慮深密文章精妙亦可與出師之表並傳

順決流以觀水勢此亦治河一法但當徙居民之當水衝者如止坐觀則非策矣

高祖豁達大度然其中正自有權畧續學高祖太過焉得不為賊所中

光武近王漢高純霸

文吏為害人猶知之清吏無益人不能知非見其大者未可與語史言文吏習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自

是確論

漢時儒者原無大學識特以高名要譽耳故往往以不出為高出則遂喪其實

處黨人之中而怨祿不及者郭泰也處黨人之外而免于評論者申屠蟠也二人殆未易優劣

治流民及流寇初起皆當用楊賜所言宜勅刺史簡別流民護歸本郡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

操誅孔融史文諛操抑融然融實昧保身之理蓋此時勢已不可為矣潔身而去其庶幾乎

吳雖僻處一隅然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人才輩出權皆能



撫而用之安得不霸一方  
周瑜稱魯肅忠烈可以代已然瑜勸權拘備肅勸權借備  
荆州非兩人之計有得失蓋瑜之才力足以并蜀而圖  
操則備之雄才瑜所忌也瑜死肅不過守成而已非與  
備併力則操且不可禦故兩人之策不同要之各審已  
而量力也

操既破張魯蜀中乘勝可克然操自鄴趨漢中已二千餘  
里陽平險峻操心竊悔幸而得之兵衆已敝又欲遠圖  
巴蜀倘劉備死戰於內重險隔絕糧運不繼張魯之衆  
反覆於漢中孫權之兵猝臨於江上好雄立朝人心側

目蕭牆之變未可知也論者以操不圖蜀爲失策亦未  
知老瞞心事耳

據溫公之意亦未嘗帝魏特以紀年故用其年號遂因而  
帝之書辭多用魏紀未免失之過揚如受禪一段亦不  
必詳悉若此且美多刺少

觀司馬公論一統列國之分前一段議論亦得然既有一  
統列國之分則紀年之法當一統時則用一統年號當  
列國時則但書甲子而諸國年號皆分註其下便不失  
紀事之實何至插入魏宋齊梁而啟後人紛紛議論乎  
曹丕篡漢天下同嫉而吳蜀構難置之不問雖先主之急

思辨錄要 卷三十四  
於執私仇然實自呂蒙襲荊州始故吾謂丕之篡漢權  
與有力焉

禪山在長安之西幾七百里而魏之應兵如期而至攻猶  
不克况于逕冲長安徼倖棄城邀功萬一此必不得之  
數也世乃以孔明爲不用延策何其謬乎

三年之喪天下通喪况貴爲天子曾不得比庶人于情安  
乎晉武除服哀毀可謂不世之主而晉諸臣斷斷不欲  
無非謂其不便于已耳不知嗣君與臣民原自不同是  
當以差等議爲定制使萬世可遵而守豈可以此而廢  
彼惜乎古今來無建此議者

王彌卑言以誘石勒輒爲勒所圖石勒卑言以誘王浚浚  
輒爲勒所併在知與不知耳英雄成事只是細心

桓温能襲成都而不能守兵力不足且畏北趙乘虛急于  
歸故也若再留成都一日足以集事不必再煩周撫之  
師矣

中原降將止一姚襄可用若御之得其道未必非恢復之  
機乃殷浩以庸奴馭之殊可惜也

謝安殷浩俱虛名之士相去無幾其一成一敗亦有幸有  
不幸耳肥水之捷天也非人也

堅平生不喜殺人雖反者亦皆宥之今殺姜協姚萇慮其

及已矣此其所以反也可爲刑賞失中之戒  
檀道濟立功如此而以威名疑而殺之則當時才能之臣  
孰肯以功名自保哉非臣弑君則君殺臣其篡相尋宜  
也

高允真理學經濟終史冊不可多得

高允生平人品學問無一事不合中庸幾幾乎大賢以上  
矣

魏行均田其意甚善然不得要領其法頗繁又桑田爲世  
業使得買賣則仍爲私田矣故不久而遂弊唐祖其法  
制未盡故也

文帝魏之聖主高允魏之至人視南朝君臣蓋天壤矣當  
時天象亦應北魏可見天亦眷之

十二律管分寸難明陳仲孺欲于準之中弦畫分寸以定  
十二聲法最簡便然必黃鍾既定乃可爲中弦之則  
蘓綽才德近于聖賢惜乎未聞大道使過程朱其所成當  
未可量

蘓綽才似管仲而心術勝之後人以其生于北國每抑置  
勿道真矮人之見

世民雀鼠谷之戰此之謂苦戰死戰非胆識智力俱絕人  
者斷斷不能

世人總爲禍福二字所愚傅奕疏請除佛法推勘至此無  
遁情矣

唐太宗以治之隆替爲不由禮樂固非然杜淹以爲止由  
禮樂亦非也堯舜率天下以咸英韶濩而民皆樂陳齊  
率天下以佞侶曲玉樹後庭花而民皆怨其所令反其  
所好而民不從矣故議禮樂者必以誠爲本

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此治天下第一要事惜乎時  
無真儒

勾馭省便四字太府妙訣凡理財者宜知之然非精敏之  
才不能也

兵不解便當有兵患唐藩鎮之禍皆兵不解所致也

代宗時抗命者容忍入朝者誅戮所以釀成藩鎮之禍

李晟真大臣較之郭李似更爲縝密

李泌擊騾軍步步伏隘故能以少擊衆觀其用兵之妙幾  
不復遜孔明

朝廷苟存心利民何事不可爲卽如陸贄疏云耗其九而  
存其一蓋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餽直率斗米爲錢三  
百五十而京師米價斗止三十七錢也朝廷每循常例  
漫不經心民生物力耗于無謂者多矣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作籌邊圖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

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逾月皆若身嘗  
涉歷予謂凡人臣有地方邊事之責者皆當如是

高仁厚出軍六日五賊皆平蓋平民爲盜非賊能脅之實  
官軍驅之耳負冤二字千古同病惜乎明季無高仁厚  
卒致喪國

律管用竹律準用絲絲聲易定竹聲難定故也然必絲聲  
與竹聲相合乃可

周世宗者不但聰明英武而知人愛民動得大體又御世  
無幾而所爲皆有經世之意蓋仁智勇兼之者也愚謂  
三代而下人主中當以世宗爲第一

宋興先贈死節後封功臣得帝王大畧

太宗好讀書而讀太平御覽殊不得致治之要徒負虛名  
耳

知聲莫如歌工知器莫如鑄工知理莫如儒者故愚謂王  
者作樂莫如使歌工審音鑄工鑄器儒者察理而揆以  
中正庶或得之如仁宗時李照與胡瑗強所不知徒爲  
工人所笑

荆公萬言書一生學問盡見于此其書幾萬餘言大約以  
立法任人爲主而歸重于陶冶人才大意俱本孟子若  
與正人君子和同斟酌而力行之不惟不至于亂兼可

大治後來弊病在起手不講學校而講財利舍衆君子而謀于衆小人自悖其書之所言非此書之言有不善也

先王之法先于教養安石先以泉府爲言亦此意也但先王之世人才衆多生養之道未備故當先富後教今則利孔已悉所患者人心不古不可與復三代之舊耳決當自學校做起安石入手遂謬安得不壞

安石與明道之學同本周官但安石先理財明道先學校安石得其末明道得其本此爲天壤耳明道有言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善哉斯言安石心

古之所謂富  
民也安石以泉  
府之富國也  
利不相同

體未純要之卽知重學校亦不能致治也

方田法卽橫渠經界之意其法未嘗不善自安石與衆小  
與入行之遂千古以爲詬厲矣

按古法方千步當得田萬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故得

田四十一頃零古法徑而寡失今法繁而多弊欲行方

田當先復古畝

劉幾言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強合器數最得制樂之大

旨但未知幾之所謂人聲者何如耳恐非州鳩師曠未

易言也

宋最多君子然君子多不和安石在朝則攻安石司馬光

在朝又與司馬爭論至如哲宗時群賢濟濟可謂盛矣而又各立黨安得不積漸以至於亡

程頤貶涪州渡江遭風而心存誠敬亦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義

宋之亡非道學之罪宋之後亡則道學之功也

救荒借粟于富人亦不可虧富人之息斯為可繼之道專務摧抑富人者非也王大中免徭為息庶幾近之

虞伯生經濟之學竟有三代氣象惜乎生非其時耳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四

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受業閩中陳紹濂尚友校

史籍類

通書向以為未全之書今讀其前二十卷首尾辭意連絡其篇章次第俱有意非未全之書也二十一卷後似稍未連貫然意思亦俱一片如所引諸卦俱與圖說意連屬蓋有得於圖而以諸卦証之非泛說諸卦也雖有散逸似亦不多

西銘文字便有做作不似太極通書自然純粹又精微又易簡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蘓子瞻曰文者貫道之器，只一貫字，載字便相去天壤。此通與蔽之分。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一部廿一史，只如此看去。

讀二程子書，親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筆，煌煌著作，平生盡見。次則經解，經解猶當日手筆也。遺書次經解，外書又次遺書。蓋遺書雜出門弟子手筆，外書則并出外人也。

問伊川語錄中有茂叔窮禪客一語，不知何解。曰：此必茂叔與禪客語，曾窮詰之，而禪客不能對。故伊川述之，學者聞之，然不能悉記其語，故止記此一語也。當時周子

之語必煞有不同，惜乎風氣初開時，無學者不能悉記。朱子集中如大學中庸詩集傳序資治通鑑序皆極大文字，不可不讀。

宋世有幾篇大文字，皆數萬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蘓氏父子王荆公及朱子諸封事是也。東坡文字頗爲朱子所貶，荆公遭際神宗，力行新法，卒至顛覆而不悟。朱子封事皆切實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

只皇極辨一篇，便見朱子有功于書經不淺。諸儒議論以皇訓大以極訓中，是何等解。

朱子語錄中冠婚喪祭皆淺近切實可行，所謂禮以時爲



大也伊川所論便太泥古如以尸爲必當立影神爲必不可用皆太拘

馬一龍農說不特析理之精而文辭之妙亦幾與靈樞素問同科矣格物之功至于如此亦農家之聖也

呂覽審時在地辨土三篇真精于農田之言無一語非實用而文字亦精絕考工以後僅見此矣

讀海剛峰集無一句閒言語此真躬行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者今之聞人一行不修而詩文累尺見之豈不可

魏集

劉誠意古文似勝宋景濂能見大意不詭隨時俗爲浮屠

文皆有分寸此大家正派也景濂則多詭隨矣文辭亦多潦倒拖沓處然誠意古文不多景濂則哀然成一家蓋誠意在元不得志入明朝又以功烈見景濂則居翰林天下之文皆歸之此所以不得不推景濂也

宋景濂一代儒宗然其文大半爲浮屠氏作自以爲淹貫釋典然而學術爲不純矣不特非孔孟之門牆抑亦倒韓歐之門戶八大家一脈宋景濂決其防矣

治要錄卽治譜又參以諸家雜說而成書者向來亦頗喜此等書今觀之覺得零碎委瑣絕無一頭腦處三代而下治天下多以條例此亦條例之類也纔落條例便已

舉一漏萬不成模樣

文章之失其始于左氏乎。漓上古道德之真。開後世浮華之漸。辭達之旨。于斯漸遠矣。

涇陽上王相國一書。似乎太驟。曉人者似不當如此也。其文章亦似水晶。少溫潤之氣。大抵此處須要至誠。至誠則能動物矣。不然程伯子所謂吾黨激成。恐不免也。寤言寐言。題目亦太奇。奇則便有客氣。此亦學問未純未大也。然寤言中亦儘有說得着處。

正嘉時講學家多憑筆舌。故昔人謂龍溪筆近溪舌。今讀涇陽劄記。其瀾翻倜儻。明白透快。不特二溪。且直逼陽

明矣。雖然以視薛胡。則就其瀾翻倜儻。明白透快。處覺元氣愈薄矣。

莊渠周禮沿革。極有好議論。惜未成書。

本草綱目。真窮理盡性之書。直察到鳥獸草木性情。無一不窮。極其奧。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斯。然有個一貫道理。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聲色臭味。不過就二五分別將去。素問書雖未必果出軒岐。然非聖人不能作。卽其文字亦周秦以後人所未易及。

黃帝岐伯皆託名也。常怪古人有如此學問。而不自顯其名。必託名于古聖何也。蓋世俗皆尋常人。不如此則書

不傳古人亦欲傳其書而已名之顯不顯非所計也  
友人郁儀臣天性中和孝友與予交二十年如一日近更  
從事斯道反身有得則書之名省躬錄予讀之純然不  
雜其間更多至言可味者如曰文勝質者德不進名過  
實者怨必及又曰福不可邀謙而獲安禍不可避正始  
免辱又曰欲求此心之安先須識理之是皆有道君子  
之言世俗非無聰明文秀然使之執筆學作道理語則  
罅陋百出反之躬而無諸已也以此知學問非可剽竊  
然亦有數十年從事學問而不能道一語下筆輒非者  
豈天資固殊歟抑學問原非實有諸已也吾爲之慨然

郁儀臣曰禍福無常有時守正而得福有時違正而得福  
守正得福者自安違正得福者自危有時守正而得禍  
有時違正而得禍守正得禍者無悔違正得禍者多悔  
此誠君子之言今之人未嘗不云禍福無常而往往借  
禍福之言以文其鄙陋只是好義之心不勝其欲利之  
心耳如見肺肝亦何益哉

王周臣書屋中書警語二右曰事無了期丟過去予曰也  
看是甚麼事左曰心有動處放下來予曰也看是甚麼  
心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樂情也淫與傷則情之

過者也。由此觀之，則詩以言情，喜怒哀樂無非詩。過中失正，則非三百之旨耳。漢魏以後，而有不失于溫柔敦厚之旨者，吾不敢以爲非詩。然下求乎曰：世有詩，雅與鄭之分，只是正與淫之別。其要處，只就志與辭觀之而已。有志辭俱雅者，有志雅辭鄭者，有志鄭辭雅者，有志辭俱鄭者，志辭俱雅，關雎鹿鳴清廟諸作是也。志雅辭鄭，鄭衛諸風之類是也。若志鄭辭雅，及志辭俱鄭，則三百篇無之後世，比比皆是矣。然亦有辭鄭而志雅者，唐宋諸人諷刺諸作是也。有志辭俱雅者，淵明田園諸什，子美北征諸篇是也。誰謂刪後必無詩哉。

聖人以詩立經，垂訓教人，繕性以平其躁，而宣其滯。故曰：詩以道性情。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故學詩，卽學道。惟知道者爲能知詩。此義不明，辭人墨客，以風雲月露，嬉笑怒罵爲詩，則詩徒爲誨淫侮世之資耳。古人亦何取于詩而爲之。故不知三百篇之旨者，必不可以爲詩。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漢唐以後，詩何啻千萬，然亦一言以蔽之曰：思多邪而已。

嚴滄浪以禪喻詩，以理爲詩，障然則三百篇之詩，禪乎理乎，以爲禪，則非聖人刪詩之本意，以爲理，則滄浪且以

爲非詩矣此等議論而後人乃奉之以爲金科玉律悲夫

滄浪又謂三百篇不可與詩等夫謂不可與詩等者謂三百篇爲勝乎謂三百篇爲非乎謂三百篇爲非滄浪恐無此膽謂三百篇爲勝則爲詩者安可不追蹤三百篇而岐而二之也總之詩自三百篇後陶淵明杜子美外無知詩者而滄浪又以聲瞽之夫妄登壇坫使後人胥爲聲瞽可嘆也

雅頌登歌音貴疏越語尚肅雍漢郊廟歌如練時日天馬華燁燁之類創爲三言長短參差則音節煩促非所謂雅矣乃後世反以爲高古轉相倣倣至今不改辭人之無識如此

正樂乃聖人之事秦廢先王之禮樂漢高又不事詩書魯兩生不肯應召而漢武乃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協律豈宦者之事乎官匪其人而以製樂乃創爲新聲詭調艱深隱語雜以教坊方言演爲樂府聲辭相雜殊無意義且陰僻幽怪竟如楚呪楚些豈特巴人下里至今耳食者詫爲高奇彷彿其音借其目謂爲古樂府體真堪噴飯

思辨錄輯要 卷三十五  
詩以聲爲主而聲又倚于辭辭簡則音希然太簡則反促辭舒則音緩然太舒則又靡曼風雅諸什皆四言聲辭得中不疾不徐所以爲雅三百篇後惟五言古爲近漢始爲三言比于促矣七言絕句其亦辭之舒者乎故唐樂府多取之律則聲調爲複歌行則已放長短句詩餘則入于靡曼變而爲曲調則靡曼之極矣總由辭句之長短中來也故聲辭之雅當以四言五言爲主

三百篇中亦有三言者如風之江有汜之子歸周頌之於緝熙單厥心魯頌之振振鷺鷺于飛是也其五七言句亦偶一二見然非其本然體格其本然體格只是四言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千古聖賢說詩說樂之本也詩所以言志無志非詩也此一個志字須合着思無邪三字爲妙若有邪便不是志今之詩俱無志卽有佳者亦不過流連光景而已根本已非更說甚枝葉

詩言志何以曰歌永言蓋詩者有韻之言有韻便可咏歌咏歌則其聲長故曰歌永言聲依永然人聲無一定之準或高或下或清或濁無法以齊一之則不和故聖人又制六律以爲之節而被之金石此詩樂之原本也凡有韻者無不可歌凡可歌者無不可入樂故聖人刪詩

正樂只是正其詩之辭辭卽所謂志也論語思無邪是言其辭樂而不淫亦是言其辭典觀羣怨亦是言其辭辭在則聲在矣乃鄭康成謂三百篇皆得聲而得詩其餘則得詩而不得聲真是說夢

朱晦菴嘗欲取史傳所載古歌謠韻語彙爲一集以續詩而未果元人劉坦之用其意采漢魏以下樂府辭上脞三百謂爲風雅翼愚謂采詩必拘樂府固非卽槩取辭意之近古者以模彷彿三百亦叔敖優孟也晦菴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只胸中着思無邪三字便無詩不可續豈必拘拘然

亦步亦趨徒爲形似而已耶

語云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禮者身之所由也故知其政樂者心之所好也故知其德今人所爲詩亦是心聲其所好在是其德在是矣誦其詩豈不可知其人耶

詩本性情關風化先王以詩觀成古風敦朴故溫厚和平後世辭人輕浮淺躁故其詩謔浪笑傲聞樂知德居然可見風俗日壞人心日薄何以爲詩

記曰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辭剛毅則非溫柔之音淫亂則

非敦厚之義漢唐以後詩其能免于二者之失者誰乎  
然剛毅之失猶勝淫亂

漢魏人以情境爲詩六朝人以辭彩爲詩唐人以名利筌  
蹄爲詩限聲偶襲套格如今之八股時文時文不離經  
傳而無裨于名理近體不離歌咏而無關於性情

古詩十九首不知誰氏之作觀其辭氣大約宦遊失意而  
有感于友朋之詩其辭慷慨而蘊藉哀怨不迫大有風  
人之意蓋去古未遠也

漢魏詩大抵非無因而作故讀其詩猶可藉以論其人論  
其世至六朝及唐詩則無因而作者多矣無可借以論

人論世故後來選詩者遂有氣格聲調諸名色亦不得  
不如是也

嚴滄浪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天下豈有理外之趣乎若  
理外之趣則淫佚流蕩而已矣何以爲詩總之滄浪不  
識理字以理爲呆板無趣之物故云然然則三百篇俱  
非俊物也此等語言何異毒藥而至今學詩者家絃戶  
誦豈惟滄浪不識理字天下人皆不識理字

四言如漢韋孟諷諫詩何必減三百論者以曹瞞短歌行  
方之此由之瑟也去風雅隔一層

左太冲日詩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志也美



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玉卮無當，雖寶弗用。此論卓不可易。漢魏而下，僅聞此語。

溫柔敦厚四字，詩家宗印，不可易也。今之爲詩者，風流嘲謔，專反此四字，此所謂輕薄也。烏足貴乎。

商周雅頌，朝廟之歌，象功昭德，光揚盛美，故能合洽神人，格于上下，垂典則爲經制。漢以後郊廟之歌，但言鬼神祥瑞，奇怪幽渺之談，無關典要。至于朝享，多采里巷謳謠，如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類，奏之金石，被之管絃，甚無謂也。古樂干戚羽籥之舞，後世易以魚龍角觝之戲，恣淫巧供歡笑，先王美善之意，于斯蕩然矣。

矣

三百篇之詩，亦多取里巷謳謠。然古者公卿獻詩，耆艾備之，而後王斟酌焉。其敬且慎如此，而聲詩猶有濫者。孔子取而刪之，如衛風諸淫詩，皆載衛爲狄所滅之因，故存之以爲鑒戒。采蓮白頭吟之類，豈亦有鑒戒之意耶。至于子夜讀曲等類，尤爲淫濫。後人不知古人作詩本意，但欲模彷彿音節，不知何取于詩。漢郊祀等歌，大抵仿楚辭九歌而變其體，然九歌清遠流麗，漢歌煩促結濇。九歌志在慕君而寓意于神，故纏綿淒楚，彌覺可誦。漢歌專媚鬼神，措辭恍忽，讀之意興索

然

詩文之道惟取雅正讀六經可見易之旨遠辭文筮辭也  
盤誥之佶屈告民之語雜方言也外此無不平正者三  
百篇詩何等平正而漢樂府乃爲此怪僻之語辭賦家  
好奇弔詭耳食附會謂漢樂府郊祀等歌爲絕唱轉相  
祖述此不過不能解其辭而又不肯斥其非故反謬附  
爲知音耳此與禪家不能爲平正之語而故爲隱語儒  
者不能解禪家之隱語又不敢斥其非而反贊嘆希有  
謬附知音同爲千古之蔽

古登歌不雜鼓吹示肅清也雅頌詩辭惟鋪陳祖宗功德  
配天安民之意故登歌之時使人敬而聽之不敢淆雜  
後世歌吹雜奏繁響急節非奏格無言之義實自漢樂  
府作之備也

漢樂府出于唐山夫人及李延年之流故全不足法晉樂  
府出于傅言曹毗張華王珣荀勗諸人多用四言故其  
詩儘有典則可追風雅者然祖宗本無功德可述更不  
如漢辭雖典則亦何足云

詩學本非二自漢制鼓吹鏡歌等曲而樂與詩遂分豈知  
凡有韻之言可歌者無不可入樂乎唐李白蜀道難杜  
甫無家別等作歌行也而謂之樂府李白清平調王昌

李商隱得極  
似老杜處因可  
每見而日一  
流浪子亦寬

晚唐詩人如陸  
天隨真不可及  
雖若人品抱負  
神格並重而有

齡塞上吟七言絕也而亦謂之樂府則知凡詩皆可歌  
凡可歌者無不可入樂矣後人分詩樂為二作詩者又  
分樂府與詩為二不惟不知樂又豈足為知詩者乎

嚴滄浪高廷禮輩分唐詩為初中盛晚以為晚不如中中  
不如初盛此非篤論也凡詩只是隨其人為盛衰耳有  
其人則有其詩無其人則無其詩如初唐推沈宋沈宋  
莫之為人何如者其詩亦殊無氣骨中唐如韓愈白居易  
韋應物詩皆有識而蘊藉得三百篇意旨豈反出沈宋  
下盛唐之妙全在李杜晚唐自是無人物稱雄如李義  
山輩皆風流浪子耳趙旼韓偓稍勝然憂讒畏譏氣已

先怯何能為詩賢者如聶夷中張道古又困于下位即  
有詩何由傳故不論人論世而論詩論詩又不論志而  
論辭總之不知詩者也

程伊川曰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淺淺飛如此閒言  
語道他則甚此言使今之詩家聞之未有不大笑者也  
然詩三百篇未有一句是閒言語識得此意方可讀詩  
方可作詩如今之作詩者專以閒言語為主奈何笑伊

川因世明長出

初唐之風天下宗沈宋沈宋宗徐庾而實宗上官昭容有  
一陳子昂頗知作詩之旨而當時不知崇尚悲夫

一時浮華之盛莫甚初唐君臣官府之間幾無限制所以  
終有祿山之禍昔人稱牆有茨諸篇爲載衛爲狄所滅  
之因此卽是也

選詩必欲人與詩合詩與字合乃可入選不然詩雖佳皆  
僞言也

鄭樵論樂府曰得詩而得聲者列之三百篇謂之風雅頌  
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今之樂府章句雖  
存聲樂無用此欺人之論不通之甚者也夫聲詩原自  
相合如今之詞曲皆然未有曲淫而聲正亦未有曲正  
而聲淫者今以聲詞判而爲二而歸重于聲此欺人于

此亦宜蓋同一  
管字聲亦有高低  
別隨人所自太

高州注使以  
清廟作令工  
三弦者解一  
欲不淫而不可  
得

不可知而謬爲要渺精微之說也昔宋時陳體仁亦有  
此論朱子非之有云詩之作本以言志而已方其詩也  
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  
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其言最爲原本  
凡聲皆可譜辭凡辭皆可入曲明于音律者皆知之非有  
要渺之旨其故爲元微皆儒者不知而妄言也

明道說詩只點綴地念過便令人意解此是明道善開發  
人處今讀其解詩益知親承之妙也

今人論詩多有以唐宋分優劣者見識抑何卑陋詩何有  
唐宋亦互有得失耳得三百篇之意者卽爲佳詩失三

百篇之意者卽爲謬詩何論唐宋也但唐詩多寫景宋詩多談理所分者此耳然唐詩未嘗不言理宋詩未嘗不寫景予意欲選唐人宋詩宋人唐詩以破當世之成見病未得暇也

邵堯夫擊壤吟前無古後無今其意思直接三百篇特辭句間有率意者耳然其獨造處直是不可及

堯夫詩胸次極妙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使讀之者如遊羲皇以上作堯夫詩固未易讀堯夫詩亦未易也

堯夫自序擊壤錄云詩者情之所發也情有二謂身也時也身則一身之休戚時則一時之否泰仲尼刪詩十去

其九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慙榮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不以天下大義爲言故大率溺于情好也可謂極得論詩根本今之詩人知此旨者寡矣又焉得謂之詩乎

堯夫序云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浮嗚呼堯夫可謂善于自道者矣

今四用並非沈約韻

詩人自唐五百年至邵康節康節至今又五百年敢道無一人是豪傑只爲個個被沈約詩韻縛定沈約韻是吳韻本不合中原之聲一時作詩之家崇尚唐詩遂并其韻而崇尚之至洪武正韻出已經釐正而猶不悟則甚矣詩人之無識無胆也康節起直任天機縱橫無礙不但韻不得而拘卽從來詩體亦不得而拘謂之風流人豪豈不信然

康節詩畫吟云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不有風雅頌何由知功名不有賦比興何由知廢興又曰既有虞舜歌豈無臯陶賡既有仲尼刪豈無季札聽必欲樂天下捨

詩安足憑得吾之緒餘自可致昇平他直把詩作際天際地一事豈止篇章辭句而已乎觀此則康節作詩本領可知

唐人詩康節做得康節詩唐人做不得康節詩五言如浪雪暑猶在橋虹晴不收柳隔高城遠花藏舊院深乾坤今歲月唐漢舊山川洗竹留新笋翻書得舊編七言如梅梢帶雪微微折水脉連冰澹澹鳴烟樹盡歸秋色裏人家常在水聲中園林葉盡鳥未散道路風多人更稀行人莫動憑欄興無限英雄浪白頭此皆唐人佳詩也其他得意句五言如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欲知花

文成行濟印史  
于清中

爛漫須是葉離披。靜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若未通天  
地焉能了死生。七言如事到悟來全偶爾。天教閒處豈  
徒然。天下有名難避世。胸中無物漫居山。美酒飲教微  
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  
鍊金。全由學問中出。唐人能道隻字否。至如乾坤觀物  
先天冬至等吟。有益學問。打乖首尾等吟。有益性情。王  
公金帛一等。十分等吟。有關人心世道。直舉之不能盡  
劉誠意詩。無一語風雲月露。但憂時閔世之言。極得古人  
詩言志之旨。樂府辭尤妙。可謂杜陵以後一人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十五

終  
乙未四月四日閱畢  
百二



